

湖風



虞琰菴

湖風

虞 琰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934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風貼

管 楚 雲

1930 1 25 初版

1931 4 10 再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序

“中國沒有詩人”，這是文藝批評界帶着悼歎和希望的一句批評話。

“詩人”——這個名詞聽到了，是如何能使人感到有一種靈明之光散着神祕之音播着，永贈人人以心府所需的照映血輪所需的振動的一個人間之神在。無疑地，在理想之箭失去了牠準取的目的，流盪於空虛，是如何的懊喪。——

然而，這畢竟太偏於佔有性了。歸真

說，詩人的成就，究竟不是什麼星宿下凡，而尤其不是設學制科所可以求取的；那麼，把詩人歸類於神化的專業化的也就不大妥當；葉紹鈞詩底源泉裏說“詩人這個名目，和農人工人有別，不配成立而指示一種特異的人”，這句話我很表同意。詩人既不是農人工人一樣，更不是什麼天人；那麼我們何必像起房造屋般的等待水木作，更何必像鄉下人祈禱真命天子出世般的祈禱着詩人出世；而自己也更不必自命爲詩人，以取咎戾。總之，祇在個人流露他底真性，發表創作，以鳴自然之音就是了。個人都能創作，則詩底園地自廣，這園地的總收穫，也就是詩底偉大的人格。——三百篇詩不是一人作的，可是我們不妨把三百篇詩當作一個詩人看。——所以，在現代祇須人人能

把心底所含的吐露，而不須作詩人的尋求；——湖風的作者虞琰女士便是在這機會裏呈獻她底心的一個。

虞琰女士——現今尚在愛國女校文科求學——她底感情是豐富的；她底聰明才能是超越的：她對於歌唱，音樂，表演……無不入妙；而爲了環境的驅使，尤其是能抒寫富於情韻的詩：一花一草，觸動了她底情緒，便在數分鐘間就有幾章完美的詩出於她底腕下而入於我們底眼簾。

但是，琰底詩的確太過蕭瑟了。我常想說：何苦呢！使人見到你底詩總爲你起一種莫名的悵惘：你不能多寫些像贈SS那般的詩給人家讀了振奮一點麼？……然而要是知道了琰底經歷，知道了她心版上底刻痕，又那裏能爲了我主觀的需要，而教她不把

真實的流露呢。——流吧！流到西湖，流到海，流到天邊！

人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啞謎？這誰也不能猜透。生之神祇在各個人生的程途中逐步的留下許多幻影，給行路者以細味。這細味的幻，也就是人生底勝利品呢！因為本來宇宙一切是幻的呀，幻中取幻，不是勝利了麼？因此幻影，又現而為詩，幻中又幻，然而這幻中之幻，也就是人生底紀念塔呀。

紀念塔——湖風的紀念塔啊！這正是塔底初級；以後第二級，第三級……更上去級數愈多，那我相信決定看得見日所出的那一方面而儘先受着陽光的照耀，而不像“湖風”這樣地蕭瑟；然而，這更上的一級，也築在“湖風”的基礎上的呀，那麼，“湖風”雖是蕭瑟，又怎能不寶愛這“湖風”呢！

看吧!“湖風”扇揚了！扇開了幾多人底
心扉！扇也了幾多心底漣漪！

一八，一一，九，一之在上海。

詩 序

疲倦的靈魂啊！
如果塵世的炫燄，
掩不住你的殘骸；
聽！來聽這少女的琴音，
瞧那熱情的泛濫。

旅途的征者啊！
如果生命的瓊瑤，
抑不住你的疲勞；
聽！來聽這芳潔的心籟，
瞧那光艷的波幻。

一切的世人啊！
如果錦繡的華飾，
祇是悽惋的諷嘲：
聽！來聽這湖邊的風聲，
讓那心靈去逍遙。

昌君於金大
一八，九，二七午夜。

春夜泛西湖

沉霧的夜色，
籠罩了湖面：
明月，
也射出了銀色的光芒，
照耀於蒼翠的林際。
船舷，
剛離開了浮動的喧市，
那悠柔起落的打槳聲，
劃碎了湖中的月影：
衝破了生的寥寂。
何處——何處是水榭的歌聲，
在晚風吹送的浪流中，

似乎唱膩了悲涼的情調；

受創後的心啊！

如杜鵑鳥兒的夜啼，

淒怨，沉哀！

哦！只有靜默的月啊 纔知道我的
隱痛！

蘭底聖潔

燕啾，
傳過了春來的消息；
柳啾，
綠成了一色；
春神
已將宇宙修刷：
桃花放得這般的嫵媚，
杏花也是這樣的驕艷，
她們都慇懃地，
忙着打扮，
在深深的期待——
期待着那些看花的人來。

至春神失了所在；
她們也隨着流水而飄碎！
惟有你啊，
蘭！
那樸素的淡裝，
幽秀的姿態，
不捲入獻媚凡俗的漩渦，
如洋海中的孤山！
這樣地啊，
是值得我們底崇拜！

病 中

聽

更深

寂靜中

遠處鐘聲，

黑夜底孤吟！

願

人們

莫相問

杜鵑黃鸝，

花落與春深。

病

消沉，

任窗外

雨打風侵，

慰我有何人！

求

寶叔塔矗立山尖，
落日是這樣的美麗：
宇宙間充實了無限的神祕。
黑暗啊，
我求你永不降臨我眼前！
我怕——
怕見那虛僞的塗抹，
猙獰的凶臉。
光明啊，
只一剎那！
幸福啊，
轉瞬！